

THE ROMANOV PROPHECY

沙皇迷踪

THE ROMANOV PROPHECY

尘埃之下的历史，暗流森然。一个设于1918年的谜题。

[美] 史蒂夫·贝瑞 著 BY STEVE BERRY
孟雅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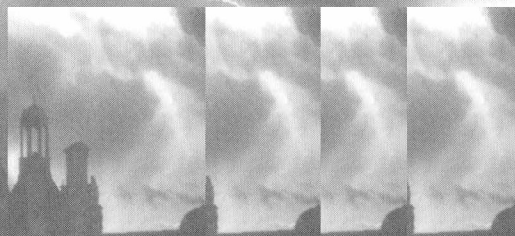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ROMANOV PROPHECY

沙皇迷踪

THE ROMANOV PROPHECY

尘埃之下的历史，暗流森然。一个设于1918年的谜题。



【美】史蒂夫·贝瑞 著 BY STEVE BERRY
孟雅琳/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Steve Berry, 2007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版贸核渝字(2009)第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皇迷踪/[美] 贝瑞(Berry,S.)著;孟雅琳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229-01316-5

I.沙… II.①贝…②孟… III.①历史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807 号

沙皇迷踪

SHAHUANG MI ZONG

[美] 史蒂夫·贝瑞 著

孟雅琳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于 桐

封面设计:  视觉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75 字数:230千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俄苏历史大事记

1613 年 7 月 21 日，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封为沙皇

1894 年 10 月 20 日，尼古拉二世继位（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罗维奇）

1898 年 4 月 5 日，尼古拉二世将卡尔·法伯格制作的“山谷百合蛋”献给母亲

1916 年 12 月 16 日，拉斯普京被菲利克斯·尤苏波夫谋杀

1917 年 3 月 15 日，尼古拉二世退位；他和他的家人被捕并被拘押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

1918 年，俄国内战开始；白军对战红军

1918 年 7 月 17 日，尼古拉二世与妻子亚历山德拉，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在叶卡捷琳堡被杀

1919 年 4 月，菲利克斯·尤苏波夫逃出俄国

1921 年，俄国内战结束；列宁领导的红军获胜

1967 年 9 月 27 日，菲利克斯·尤苏波夫去世

1979 年 5 月，尼古拉二世和他妻儿的墓地被确认位于叶卡捷琳堡郊外

1991 年 7 月，尼古拉二世和他妻儿的墓地被掘；墓穴中少了两位王室子女的骸骨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

1994 年，墓地中的骸骨被确认为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但失踪的两位王室子女的骸骨却无迹可寻

序幕

亚历山大宫

俄国，沙皇别墅

1916年10月28日

房门缓缓打开了。在床边守候多时的大俄皇后亚历山德拉，回头望向房门。几个小时以来，她第一次把目光从蜷缩在被子里的孩子身上移开。

一看到匆匆走进卧室的友人，皇后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格雷高利神父，您到底还是来了。感谢仁慈博爱的主。阿列克谢现在太需要您了。”

拉斯普京快步走到床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他的蓝色丝袍和天鹅绒裤子上沾满酒气，这让他身上的味道比平时更让人受不了。皇后的一位侍女曾经说过，那种味道酷似山羊的臊味。不过皇后本人似乎从来不介意别人身上的异味，尤其是格雷高利神父的。

她已经找了他好几个钟头了，甚至派人到他经常混迹的首都城郊吉普赛人居住区去找。神父曾经多次和妓女们在那里彻夜酗酒狂欢。一名卫兵曾经向皇后报告说，有一次这位可敬的神父竟然脱光了裤子，从一张桌子上跳到另一张桌子上，向所有人吹嘘他的大家伙曾经如何进入不少皇族名媛的身体。然而亚历山德拉皇后不能忍受有人这样诋毁她尊贵的朋友，并立刻把这名卫兵驱逐出宫，让他远离了首都。

“我从黄昏时分就开始找您。”她说，试着引起他的注意。

然而这时拉斯普京的眼里只有床上的孩子。他跪了下来。阿列克谢已经昏迷了将近一个钟头了。傍晚时候，这孩子在花园里玩，摔了个跟头，于是疼痛开始有规律地发作，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了。

皇后站在一边看着，拉斯普京小心地掀开毯子检查伤势，男孩青紫的右腿肿得变了形。血管在皮肤表层突突地搏动，血肿有一个小瓜那么大了，孩子由于疼痛把双腿蜷曲起来，一直顶到了胸口。他憔悴得面无血色，只有双眼下面的黑色污迹显示他刚刚摔了跤。

皇后轻轻抚摸着孩子浅棕色的头发。

谢天谢地，孩子总算不再叫喊了。但每隔十五分钟他都会病态般痉挛一次。高烧把他烧糊涂了，不断的哭嚎让作为母亲的皇后心揪成一团。

忽然孩子醒了过来，并且竟然开始祷告。“噢，主啊，请宽恕我，”接着他又问，“妈妈，您就不能救救我吗？”他想知道是不是只有死了，疼痛才会停止。可是，皇后绝不会忍心告诉他这一事实的。

她到底做了什么？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错。人人都知道女性会遗传血友病的。她的叔叔、兄弟、表兄弟都死于该病，她自己的血友病却从来没有发作。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遗传基因。四个女儿都很健康，因此没给她以任何警示。直到十二年前这个圣洁的男婴降临后，她才明白了这一痛苦的事实。在那以前，从来没有一位医生跟她说过这种可能。她也没有主动去问过，更没人肯直面事实真相。就算她直接去问，能得到的可能也只是毫无意义的搪塞。只有格雷高利神父与众不同，长老（starets，东正教以此意指精神导师）他从来回避这一问题。

拉斯普京闭上眼睛，俯身靠近受伤的孩子。他的胡子上还挂着残留的食物的残渣，脖子上挂着皇后赠给的金十字架。他把十字架紧紧握在手里。房间里烛光微弱。皇后听到他在低语，但听不清到底说的是什么。她不敢问。尽管她是大俄皇后，但她对格雷高利神父一向都是敬畏有加。

只有他才能止血，只有通过他上帝才能庇护她挚爱的阿列克谢，沙皇的长子，皇位唯一的继承人，俄国下一位沙皇。

但前提是他能活下去。

孩子睁开了眼睛。

“别怕，阿列克谢，没事儿。”拉斯普京低声说。神父的声音祥和悦耳，但语气坚定。他把阿列克谢汗湿的身体从头到脚抚摸了一遍。“我已经赶走了你身上的痛。没有任何东西会伤害你了。明天你就能好，我们又可以一起玩游戏了。”

说这话时，拉斯普京的手轻抚着孩子。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西伯利亚吗？那地方大得没人看得到尽头，到处是深邃的森林和广袤的草原。那里全都属于你的爸爸妈妈。哪一天等你健康了，强壮了，长大了，那里就会变成你的。”他把男孩的手紧紧抓在手里。“哪天我一定带你去西伯利亚看看。那里的人和我们这里的人可大不一样。至上的殿下，阿列克谢。你一定得去瞧瞧。”长老的声音依旧非常平静。

男孩的眼睛开始亮了起来。生命的气息重现了，快得如同几个小时前猝然消失时一样，他把脑袋从枕头上抬了起来。

皇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孩子又把自己弄伤了。“小心，阿列克谢。你小心点儿。”

“别管我，妈妈。我要听。”皇后的儿子把头转向拉斯普京。“再给我讲个故事，神父。”

拉斯普京笑了，开始给孩子讲驼峰马、没有腿的士兵和瞎了眼的骑士，还有一个因为言而无信变成白色鸭子的皇后。接着，他又讲到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野花，那里的植物都附有灵魂并且能相互交谈，动物也能说话。神父小的时候就学过怎么听懂马厩里马的对话。

“看，妈妈。我一直都跟你说马能说话。”

看着眼前的奇迹，皇后的泪水涌上了眼眶。“你是对的，太对了。”

“你会把那些马跟你讲的话都说给我听，对不对？”阿列克谢问道。

拉斯普京笑着允诺：“明天，明天讲。现在你得休息。”说完他把皇子搂在怀中，一直等到孩子安静地睡着。

拉斯普京站了起来。“小王子会活下来的。”

“您怎么能这么肯定？”

“你为什么不能肯定呢？”

他的语气坚定得不容置疑，让她立刻后悔自己不该这么提问。她总是自责，阿列克谢的痛是否源于她缺乏信念。也许，上帝就是要用孩子的血友病诅咒她，考验她的信念是否坚定。

这时拉斯普京绕过床跪倒在她的座椅前，抓起她的手。“夫人，您不应该抛弃我们的主，不要怀疑他的万能。”

只有长老才有权力如此随意地称呼她。她是沙皇的皇后，年轻的一国之母；她的丈夫是尼古拉二世，沙皇，年轻的一国之父。一对严厉苛刻的夫妇——这是小农阶层对他们的看法。她身边的所有人都说拉斯普京是一个地

道的农民。也许他们说对。但是只有他能够减轻阿列克谢的痛苦。这个浑身发臭、头发油得打结的西伯利亚大胡子是上天的使者。

“上帝已经拒绝了我的祷告，神父。他抛弃了我。”

拉斯普京一跃而起。“你怎么能这样说？”他紧紧地捧住她的脸转向床头。“看看小王子。就是因为你信念不坚定，才使他蒙受了如此的痛苦。”

除了她的丈夫，任何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都不得触碰她。但她没有反抗。何况，她其实很愿意被这样对待。他把她的头扭过来，狠狠地盯住她的双眸。仿佛他那灰蓝的瞳孔里聚集了他的全部力量。她无处可遁，感觉仿佛两团绿色的火焰正下意识地深入到自己的眼中并开始温暖她的全身。那火焰可以直射她的灵魂深处，而她浑身毫无抵御之力。

“皇后，你不应这样来议论我们的主。小王子需要你的信念。他要你相信上帝。”

“我相信你。”

他松开了她。“我一无是处，不过是传达了上帝的旨意。我什么也没有做。”他指向天空，“都是上帝的作为。”

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并且带着羞愧从座椅上瘫倒在地上。多年的操劳，使曾经的美人变得如今头发蓬乱满脸憔悴。她一直哭到自己感觉眼睛酸痛才停了下来。此时此刻，她不希望有任何人进来。只有跟长老在一起，她才能放下面具和尊贵，做回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紧紧抱住神父的两腿，把脸颊深深埋进他沾着泥巴同时散发着怪味的衣服里嚎啕大哭。

“您是唯一可以救他的人。”她哭着说。

拉斯普京僵硬地站在原地。对她而言，他就像是一棵树。树木可以抵抗俄罗斯的严寒，然后在来年春天重现生机。这个由上帝派来的圣人，如今就是她的树。

“你这样丝毫无济于事。上帝要的是你义无反顾的信奉，而不是你的眼泪。他不会在意你的感情。他要的是信念，永不动摇的信念。”

她感到拉斯普京在颤抖，于是松开手抬头看着他。神父的脸忽然失去了血色，两眼翻白。一阵痉挛过后，他的脚突然失去了知觉，整个人倒在地上。

“怎么回事儿？”她问。

没有回答。

她抓起他的衣领拼命地摇。“跟我说话，长老。”

他慢慢睁开了眼睛。“我看到成堆的尸体，里面有几位公爵，成百上千的伯爵。涅瓦河被染成了红色。”

“这是什么意思，神父？”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景象，不是第一次了。你意识到了吗？不久之后，我就会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他在说些什么？

他忽然抓起她的胳膊，并把她拉到自己面前。他的脸上写满了恐怖，但是眼睛并没有看她，而是在注视她身后远处的某个地方。

“我的生命会在新年来临前结束。记住，如果我被一般的杀手暗杀，那么沙皇不需要惊慌害怕。他将会留在皇位上，并且无需担心小王子的安危，他们会在皇位上统治千年。但是，夫人，如果我被新贵族谋杀，我的血会留在他们的手上二十五年。他们会逃离俄国。而国内，兄弟之间将会互相憎恨，自相残杀。然后，贵族将在这个国家里销声匿迹。”

她害怕起来。“神父，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的目光重新回到她的身上。“如果我是被沙皇家族的某个成员杀死，那么你和你的家人谁都活不过两年。因为，你们都会被俄国人民杀死。考虑怎样自救吧。告诉你的亲人我用我自己的命偿还了他们。”

“神父，您在胡言乱语。”

“这个景象，我见到过不止一次了。我们的眼前是一片痛苦的黑夜。我不该看见这个景象。我的时日不多了。虽然痛苦，但我无所畏惧。”

说完，他的身体又开始颤抖起来。

“哦，主啊。这次的邪恶来得太猛烈了，世间将被饥荒与疾病覆盖。大俄帝国将销声匿迹。”

她狠狠地摇着他。“神父，您不能这么说话。阿列克谢需要您。”

他又恢复了平静。

“没事儿，还有另一个景象，拯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噢，这个预言啊。我看明白了。”

1

莫斯科，现代

10月12日，星期二

下午 1:24

十五秒后，麦尔斯·罗德的命运将从此改变。

他先看到了开过来的汽车，那是一辆深蓝色的沃尔沃客货两用车。在正午的阳光下，映成了黑色。然而接下来，他看到的事情却让他措手不及。汽车的前轮忽然向右急转，摇摆着冲进了大街通道周边的人群。跟着，反光的后车窗被摇下，原本窗上反射出的建筑物不见了，探出来的却是一个黑色的枪口。

子弹从枪口直射出来。

他应声扑倒在地上。在周围慌乱的尖叫声中，他俯冲到路面泛着油光的人行道。原本在逛街的平民、游客，还有正在上班的工人，此时都成群结队地跑到那些斯大林时期建筑物的石墙后避难。

他就地滚了两下，抬头去找与自己一起吃午饭的阿特米·贝利。他两天前才认识的这个俄国人，在司法部工作，是一名受人爱戴的年轻律师。他们昨晚一起吃了晚餐，早上又共进了早餐。两个律师本来坐在一起谈新兴的俄国和将要发生的巨变，都希望自己能够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有一番作为，名留青史。他正要张嘴警告贝利小心，结果话还没出口，贝利的胸口就已经被打烂，玻璃窗上一片血肉模糊。

自动步枪还在持续不断地发射着子弹，嗒嗒的枪响和随之喷射出的火焰，让罗德想起老电影里的黑帮枪战。店铺窗户上的厚玻璃板被打得粉碎，玻璃

屑撒满了整个人行道。贝利的身子倒了下来，压在他的身上，撕裂开的伤口处散发出一股铁锈腥味。罗德连忙把他的尸体推开。他很害怕已经浸透自己衣服并且开始从自己手上滴下来的鲜血。他还不很了解贝利，谁知道他会不会是HIV病毒携带者？

随着一声尖利的急刹车的声音，沃尔沃停了下来。

他扭头往左边看了一眼。

车门砰地打开了，两个端着自动武器的男人跳下车来。这两人身穿蓝灰制服，衣领上有军队标志——看样子是警察。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戴红色帽檐的灰色军帽。从前门下来的男人额头前凸，头发浓密蓬乱，还长了一个克鲁玛努人的蒜头鼻。从后门出来的人是个敦实的小个子，一脸的痘痕，乌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的右眼长得非常奇特，引起了罗德的注意。眼睛和眉毛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显得眼睛的位置低移——看上去像是一只眼睁，一只眼闭——而这是这张冷峻脸上唯一的表情。

“冷面”用俄语对克鲁玛努人说，“该死的老黑还活着。”

罗德在问自己：没听错吧？

“老黑”。

这个俄语单词相当于英语中的“黑鬼”。

在他来到莫斯科的八个星期中，他发现自己是当地出现的唯一的黑人。所以，他知道自己有麻烦了。他忽然想起了几个月前读过的一本俄国游记上的话：任何一张黑色面孔都可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好奇？这一说法实在太委婉了！

克鲁玛努人点了一下头，表示认同。于是这两人就站在三十码开外的地方，不过罗德不打算搞明白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了，于是他一跃而起，开始朝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他迅速扭头看了一眼身后，那两人丝毫没有忙乱，而是镇定地毛腰准备射击。前方是一个十字路口，枪响的那一刹那，他纵身一跃，跳到十字路口处。

子弹扫射到大石头上，溅起团团烟雾。

更多的人们扑倒在地以求保命。

他迅速从人行道上爬了起来，发现对面有一排小商贩摊点，整个街边都被他们占满了，一眼看不到头。

“有人开枪。快跑。”他用俄语大声警告。

一个卖假娃娃的老奶奶立刻明白过来，迅速钻进了一扇门，并把脸上的围巾拉得紧紧的。六七个卖报纸和百事可乐的小孩也跟着躲进了杂货店。小商贩们都顾不得自己的小摊子，像蟑螂一样四散逃命。今天的场面其实并不鲜见。就罗德所知，莫斯科有上百个黑帮。每天被枪杀、砍死甚至炸死的人不计其数，这种事情跟交通意外一样平常，在街边上做生意的人似乎时时刻刻都要面对这种危险。

他一头冲进了拥堵的大街，路上的车流几乎停滞不前，就像是凝固在这场意外中一样。忽然一声尖厉的喇叭声在他身边响起，一辆紧急刹住的出租车紧挨着他停了下来。他把鲜血淋漓的双手按在了车盖上。司机还在按喇叭。他回头一看，两个枪手已经到了街角。人群向四周逃散，正好空出地方让他们向这边射击。当子弹射向司机这边的时候，罗德恰巧躲到了出租车底下。

喇叭声不再响起。

罗德抬起头，只见司机血肉模糊的脑袋靠在人行道一侧的车窗上，一只眼睛还睁开着，玻璃上全是血污。杀手在距离他五十码外的另一条拥堵的大街上。他审视街道两边的店面，里面有男士服饰店、儿童服饰店、古董店。他想找一个能逃生的地方，最后，他选中了麦当劳。出于某种原因，那个金色的像拱门一样的大 M 标志给了他一种安全感。

他冲到便道上，猛地推开玻璃门。这时店里有几百人正挤在齐胸高的餐桌和柜台边上。还有一些正在排队。他这才想起来，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餐厅。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每次吸入的空气都混杂着一股汉堡的烤肉味、薯条味和香烟味。他的身上、手上沾满了血。几个女人开始惊叫“他中枪了”。年轻人立刻惊慌失措地、疯狂地挤向门口。他挤进人群，朝着反方向前进，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这么做是错误的。他冲进餐厅，跑向通往楼下厕所的楼梯。他被拖把绊了一下，血糊糊的手顺着光滑的楼梯扶手滑了下去，一步三台阶地跌到了楼底。

“回去。走开。回去。”楼上传来俄语的命令声。

一阵枪响。

尖叫和慌乱的脚步声更嘈杂了。

这时，他看见三扇紧闭的房门。其中两扇分别是男厕所和女厕所，于是他推开了第三扇门，眼前出现了一间大储藏室，墙面和上边的餐厅一样

装饰着白色的瓷砖。角落里有三个人正围在一张桌子边上抽烟。他看了一眼他们身上的T恤——麦当劳金色的大M上赫然印着列宁的头像。四个人八目交接。

“有人开枪。快躲起来。”他用俄语说。

三人闻言连忙站起身来，同时朝储藏室另一端逃了过去。领头的人撞开门，三个人迅速消失。罗德稍稍愣了一下，紧接着连忙把进来的门从里面反锁上，再跟了那三人出去。

此时他站在麦当劳背面的这条小巷子里，下午的空气略有一丝冰凉。他忽然希望这附近住着吉普赛人，或者是挂满勋章的退伍军人。莫斯科的每一处缝隙似乎都会收留无家可归的人。

四周满是肮脏的建筑物，墙壁都被汽车的废气熏得油黑。他常常想这些废气对人的肺部是不是也会产生相同的作用。这时他必须保持清醒。这里离红场还有一百码。最近的地铁在哪儿？乘地铁应该是最好的逃跑方式。地铁一般都有警察。但是他想到追杀自己的人也是警察。或者他们根本不是警察？以前他曾读过很多描写黑帮穿上制服假扮警察的故事。平时街上到处都是警察——数不胜数——全都带着警棍和自动步枪。可是今天却一个都没见着。

忽然，楼里传来一声轰响。

他下意识地转过头。

储藏室和楼梯间的门被打开了。他下意识地朝着主干道的方向狂奔而去，耳边传来枪响的回声。

一到人行道，他便朝右拐去，以身上的西装所能承受的最快速度一路狂奔。他边跑边解开领口，扯掉领结。现在总算可以呼气了。他比杀手顶多也就快了几秒钟的时间。他迅速右转并越过一个大型停车场的齐腰围栏。

他稍微放慢了一点速度，让自己有机会观察两边的情况。路上停满了俄产拉达、凯卡、沃加，此外还有几辆福特和一些德国车。大部分车都沾了煤烟，而且带着经年累月使用留下的凹痕。他朝身后看了一眼。两个杀手已经拐过街角朝自己的方向追来。

他拼命冲向操场中心，听见子弹落到他右边的汽车上。他躲到一辆三菱车后，从保险杠附近回头偷偷瞟了一眼。两个杀手在围栏对面停了下来，克鲁玛努持枪站着没动，“冷面”还在沿着围栏小跑。

一辆汽车忽然发动了引擎。

排气管吐出一团烟雾。刹车灯亮了。

这是一辆停在中心通道对面的乳白色拉达车。汽车迅速后退。他看到了司机脸上的恐惧。耳边的子弹声吓得他只想迅速逃走。

“冷面”已经跳过了围栏。

罗德冲出隐蔽处，跳到拉达车的车盖上，两手紧紧抓住雨刷。谢天谢地，这车竟然还有雨刷。据他所知，这里的大部分司机都把雨刷放在仪表盘小柜里防小偷。拉达车司机已经吓坏了，但还是操控着手里的方向盘把车开向前方拥挤的林荫大道。罗德透过汽车的后车窗看到“冷面”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俯身准备射击，一边的克鲁玛努人则沿着围栏一路追击。他想到了枉死的计程车司机，觉得不该连累这个无辜的人。当拉达车进入了六车道大街时，他连忙翻身从车盖上滚到便道上。

子弹尾随而至。

拉达车朝左边惊慌逃去。

罗德，心存侥幸地希望路边的坡度能暂时阻挡一下“冷面”的射击。

子弹打得街面上尘土飞扬。

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立刻四散逃开。

罗德朝左边瞟了一眼。不到五十码开外的地方，一辆公共汽车正朝自己这个方向驶来。随后传来的是一声急促的刹车声和轮胎与地面刺耳的摩擦声。硫磺的味道简直呛得人受不了。公共汽车一停，他立刻翻身滚到大街上。这时，汽车正好停在他和杀手之间。谢天谢地，大街最外侧的车道里没有车辆行驶。

他起身试图横穿大街。所有的汽车都朝着一个方向行驶着。他保持与公共汽车垂直的方向快步穿过路面。走到一半时，他不得不停下来让一行汽车通过。此时杀手只需要几秒钟就可能绕过公共汽车，于是他利用汽车之间的一个小空隙跑过最后两条车道，跳上了人行便道。

前面是一个正在紧张施工的工地，四层钢筋结构拔地而起，伸向下午迅速转阴的天空。除了尾随的两个杀手，罗德还是没见到一个警察。这里起重机和水泥搅拌机的轰鸣声盖过了街上汽车的喇叭声。这里和罗德在亚特兰大的家乡不一样，工地这么危险的地方四周竟然没有围栏。

他快步跑进工地，回头看到两个杀手正在拥挤的街道上躲避汽车，横穿街道而来，耳边传来司机们愤怒按响的喇叭声。工人们按部就班地在工地上

忙碌着，好像都没注意到他。这太让人奇怪了，毕竟这种地方不会每天都有满身是血的黑人跑来。这里是新莫斯科的一部分，不过现在对罗德来说，最安全的选择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杀手也到了便道上，现在距离只有五十码了。

前方一个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操控水泥搅拌机，并准备往一个钢筋槽里浇灌水泥。钢筋槽的下面是木板，木板的一端连着直通四层楼的缆绳。工人把水泥搅拌机往后移动了几步，准备让木板对准钢筋槽。

罗德发觉到木板上面去或许是个不错的想法，于是冲向正在提升的木板。他纵身一跃，正好抓住了木板的边沿。凝滑的水泥使木板很难抓住。但是一想到“冷面”和他的同伴，罗德的手便死死地把木板抓牢了。

木板继续上升，罗德也随之摇晃而上。

身体的摇晃增加了重量，缆绳开始发出声响，罗德拼命从木板的边沿爬了上去，并平趴到木板上，木板上突然增加的重量使得所有的水泥都朝他涌来，溅了他一身。

他小心地朝外面看去。

杀手们对他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现在他正在空中上升。他们则停了下来，开始向他瞄准。他能感觉到身下满是水泥的木板，两眼却盯着钢筋槽。

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噌地他蹿进了钢筋槽，把湿乎乎的水泥溅了起来。冰冷的水泥包裹住他本来就在颤抖的身体。

枪声又响了起来。

子弹打烂了木头，狠狠地敲击着钢筋槽。他蜷缩进水泥里，听着子弹打在钢筋上的撞击声。

忽然，警笛响了。

声音越来越近了。

枪声停了。

他探出头，看到大道上从南边开来了三辆警车。杀手肯定也听到了警笛，迅速逃离了现场。刚开始出现的那辆深蓝色沃尔沃从北边冲进了大道。两个杀手钻了进去，临走前还不忘放几下空枪。

他一直盯着杀手，直到他们钻进车里离开。

到这时，他才敢跪起身来长舒了一口气。

2

罗德从警车上走了下来。这时他已经回到了尼古拉斯卡娅街，也就是枪击开始的地方。之前他回到工地地面冲洗了身上的泥灰和血渍，夹克和领带被人“拿”走了。原本白色的衬衣和黑色的西裤，现在都已湿透而且变成了灰色。在这有些阴冷的下午，这身衣服简直就跟敷在身上的冰片一样。他身上裹了一条工地工人“捐赠”的毛毯，上面不断散发出恶臭。但他顾不得去计较这些了。他仍然心有余悸，不断揣测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时街道上满是警车和救护车，警灯闪烁，满大街都是身着制服的人。交通被暂时中断了，警察把路面一直封锁到麦当劳门口。

罗德被带到一个矮胖子面前——这个人大肚子、短粗脖、肉墩墩的脸上留着刮得很整齐的红色胡子。他额头上皱纹很深，鼻子好像被人打歪了似的，面如菜色——对俄国人来说这是很平常的。身穿松垮的西裤，黑乎乎的外套里面套了一件黑色的T恤。脚上的鞋子又脏又皱。

“我是奥雷格探长。军人。”他边说边伸出了手。罗德注意到他的手腕和胳膊上长满了褐色的斑点。“枪击发生的时候，你在这儿？”

这个探长说英语时口音很重，罗德不知道要不要用俄语回答。用俄语交流起来肯定会方便很多。大部分俄国人都认为，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要么看不起要么懒得掌握俄语，他发现俄国人总把黑人当成异类。在过去的十年间，他来莫斯科不下十次，学到了如何不动声色地使用这门语言——当俄国律师和商人以为使用本族语很安全时——来倾听他们的谈话。但这时，他谁都不信。他之前和警察打过交道，一次是为停车小纠纷，另一次是他被迫为一场无中生有的交通纠纷付了五十卢布。在莫斯科警察讹诈外国人是常有的事。当时有个警察一边把五十卢布塞进兜里，一面反问：“你

指望一个每月只挣一百卢布的人能做什么？”

“杀手是警察。”他用英语回答说。

俄国探长摇了摇头。“他们穿着警察的制服。军人不杀百姓。”

“这两个警察却这么做了。”他看到躺在探长身后的阿特米·贝利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个年轻的俄国人此时仰面倒在地上，双目圆睁，胸口的弹孔露出森森的白色肋骨。“伤了多少人？”

“五个。”

“五个？死了多少？”

“四个。”

“你好像很淡漠。光天化日下有四个人在公共街区被人枪杀。”

奥雷格耸了耸肩膀。“无能为力。‘顶子’很难控制。”

“顶子”是指占据了莫斯科和大半个俄罗斯西部的黑帮。罗德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名词的来历。可能是说俄国黑帮交易都喜欢在楼顶，或者也许是比喻俄罗斯特有的奢华生活。黑帮拥有最炫的车和最优雅的别墅。他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财富。相反，他们总是喜欢向政府和百姓炫耀自己的奢靡。这个特殊的群体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壮大。罗德在商界的熟人和朋友都把保护费看成企业的正常支出，就好像劳动力储备和固定投资一样。不只一个熟人曾经对他说，如果有身穿阿曼尼西装的人来访并且声称，——主教导我们要分享一切——你一定要认真对待。

“我最感兴趣的是，”奥雷格说，“那些人为什么追你？”

罗德朝贝利的尸体走过去。“你为什么不把尸体盖上？”

“他不会介意了。”

“我介意。我认识他。”

“怎么认识的？”

他找到了自己的钱包。几个星期前刚拿到的安全证幸好没有被水泥弄坏。他把证件递给了奥雷格。

“你，沙皇委员会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一个美国人怎么会跟这么机要的俄国内政部有关联呢？罗德对这位探长越发没了好感。看来嘲讽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我，沙皇委员会的。”

“你，干什么的？”